

知识付费背景下的「新出版」

□ 方军

你听说过“付费订阅专栏”吗？它由罗辑思维“得到APP”首创，音频平台喜马拉雅FM、科技媒体36氪、读书网站豆瓣及一些名人微信公号，后来也都出了付费专栏。“5分钟商学院”“李翔商业内参”“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每天听见吴晓波”等更是众所周知。好的“年度付费订阅专栏”，能创造1000万到2000万元的订阅费收入，相当于一本销量20万册的畅销书的码洋。它属于“粉丝经济”：像书一样给读者提供明确的价值；像媒体一样每日伴随；像课程一样重视学生的学习效果。专栏的红火，让人忍不住去想：畅销书能否转化成付费订阅专栏？反过来，付费订阅专栏的内容能否转化成畅销书？

这是互联网上传媒、出版、教育交叉之处正融合形成的一个新物种。这类主要以音频为载体的互联网知识产品，正在改变大众从书中获得知识的方式，有可能是一波大变革的开端。在这一趋势下，图书出版会出现相应的改变，我们暂且称之为“新出版”。

向知识服务转型

音频形式的图书解读和培训课程渐受关注，得到、喜马拉雅、樊登读书会、知乎、在行、十点读书、有书等一系列优秀公司迅速发展，一个和图书出版及阅读紧密相关的新兴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在形成。

虽然多数从业者更愿意自称为“知识服务业”，但大众与媒体很自然地把这个新领域称为“知识付费”，明晰定位为“为知识付费”，把中国人可能最关注的两个话题——知识与金钱巧妙地嵌入其中。其实图书，本质也关联到知识与金钱。正如兴登堡发明铅字印刷术后，世人评价，“印刷业刺激了所有知识的商品化过程”。

一直以来，书是知识的结晶，读书就是求知。但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的生活形态在变，求知的方式也在变。

全年专栏、小专栏、讲座课程、线上训练营、个人社区等各种互联网知识产品，正在把包括读书在内的传统的线下学习方式用新技术、新模式转到线上——全年专栏、小专栏相当于看书；讲座课程、线上训练营分别相当于大班和小班上课；个人社区相当于我们学习了“形式知识”后，在工作岗位上跟着师傅潜移默化地学习“暗默知识”。

过去的图书、课程等学习方式和现在互联网的知识产品，其内核都是“内容”，但有了互联网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在内容内核之外又延展更多服务，“知识服务”成为对这个新产业更准确的描述。

出版界曾经倡导要向“知识服务”转型，而当下以知识音频为主要形式的知识产品，可能首次以产品形式将“知识服务”理念落实。与图书这种经典知识产品相比，“（知识产品）源于书、大于

书、优于书”，即互联网知识产品的知识源于书、其用户覆盖范围大于书、产品体验优于书。在《2017-2018中国知识服务产业报告》中，我们从出版业视角出发，认为传统出版是1.0，数字出版是2.0，互联网知识服务可看成是出版3.0的产品雏形。

我们还读书吗？

图书数字化、网络销售、电子书、网络文学、屏幕阅读……互联网带来的一个个变革，过去似乎对出版业破坏性冲击不大，甚至多数影响还是正面的。但知识付费产品和电子书明显不同，它的运作逻辑



很像“书”，而它的形式（在线音频、在线课程）发生了巨变。付费知识产品在彻底变革“知识的容器”。从音频形式的知识产品开始兴起时，它持续引发的一大疑问是：“那我们还读书吗？”

市面上已出现多种跟书有关的知识产品：把书浓缩成25分钟的图书音频解读，全年解读一系列经典的专栏，一年读50本书的读书会，用互动和社交方式一起读书的同读、共读等等。这些产品都跟书有关，只是做法有些差别：有的是引导读书，有的是替代读书，有的是辅助读书。

除了和书有关，它们还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其一，它们不是文字而是音频，把读书变成了听书；其二，它们都从图书内容延展开，把它变成通过智能手机可以获取的、像消费品一样轻松的服务。把“认真地读书”变成“轻松地听书”。一开始，我们这些喜欢读书的人（也包括写书的人、出版社的人）从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不过，我们知道书籍和读书的价值，同样我们也知道读书的难度。由于从书中消化吸收知识很难，大量知识被“囚禁”在书页之中。当喜欢尝鲜的人尝试去阅读知识产品，甚至尝试制作知识产品后，我们发现，和书相关的知识音频极大地降低了用户获得相关知识的难度，从而可以成为更大范围人群获得知识的方式。

书籍依然代表着人类知识的结晶，那些最核心的知识仍需要通过读书钻研获得。但互联网与知识的结合、特别是用音频形式解读图书和讲解书中知识，能普惠更多人。

知识依然是关键词

知识付费的火热，不只促进了知识产品的消费，我们看到，已有知识被用新的技术、新的语态重新讲述和激活，新的知识被记录、整理、传播和应用。互联网与知识的结合初看是对图书或者课程的互联网改进，但“互联网+知识”的未来可能远超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互联网与知识的融合在快速进入到更多专业领域，在IT技术、互联网运营、管理、法律、出版业，甚至最新的区块链技术等，已经出现了垂直的知识产品。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互联网上的知识产品和图书是同构的，它的深入发展也必然走向专业化与垂直化。

给孩子的“哲学童话”

“哲学”是很深奥的话题。但先后荣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的薛涛认为，“哲学”天生就属于孩子，“孩子经常会一语道破天机。哲学并不是把人带到光亮地方，而是使人更加困惑，只有这样，一个人的灵魂才能觉醒，一个人的心灵才能够被唤醒。所以应该把哲学还给孩子。

好的心情在20年中写了10册“薛叔叔哲学童话”，希望孩子们在童话故事中进行一场哲学思辨。这套绘本目前已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评价说，薛涛的作品关心的是较为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他喜欢直接深入人性的底部去看那里的风景和气象。（何明昕）



薛涛（中）在“薛叔叔哲学童话”新书分享会上
小章摄

从环境史角度看美国现代化

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案例，但美国史同时也是人类征服自然又反遭自然疯狂报复的灾难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付成双新著《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从环境史角度对美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批判性研

14岁时，理查德·福提采集到他人生中的第一件化石——三叶虫，自此奠定他终身的迷恋。24岁的福提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随即进入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当时称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工作，一直做着“既满足自己爱好又能挣钱的”事情。

福提“科研”与“科普”的双轨人生始于1982年——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科普著作《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1997年《生命简史》的出版，确立了福提享誉世界的科普作家的身份。出版第二年，该书入围罗纳德·普朗克科学图书奖，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十大推荐图书之一。

《生命简史》是科学家撰写的一部地球生命演化历史的科普书。它不像历史教科书那么系统、严肃，作者更多扮演着向导的角色。从生命的起源到“黑烟筒”，从微生物席到埃迪卡拉生物群，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到奥陶纪末大灭绝，从植物

研究，通过揭示被誉为“现代化样板”的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探讨近代以来美国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付成双认为，环境保护的标准，不能仅依据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性来判断，而要以维护地球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为最高指导方针。（王希）

回溯生命起点

□ 朱敏

登落到开花植物绽放，从鱼类登落到恐龙称霸地球，从泛大陆的解体到哺乳动物的出现，从恐龙绝灭到哺乳动物崛起，从古猿到人类的出现。40亿年前地球生命诞生，4亿年前大陆上仍一片荒芜，海洋中的鱼类开始了登陆的旅程，4000万年前，古猿才登上了生命的舞台。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仅有700万年的历史，而我们智人30万年前才开始在非洲大陆的丛林中觅食。我们是自然的产物，40亿年间发生的无数偶然事件造就了今天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与地质历史上古代生物多样性的对比，人类只是沧海一粟，敬畏自然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如是我读 之二

习焉不察的燕园

□ 张辉

在燕园学习、生活了二三十年，自以为对这里的事事物物已相当熟悉。然而，展读何晋教授的新作《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却意外“发现”了北大校园一些习焉不察的故物与故事。

何晋兄不愧是历史学者，他数十年实地观察和细致钩沉既有材料之所得，让我在校园里重新走了一个又一个来回。既加深了我对燕园风物的了解，也让我对这个校园的精神意义有了更多思考。

说起来也许有几分反讽意味，与现在许多追求“西化”或美其名曰“现代化”的校园建筑大相径庭。这个由“洋人”墨菲设计的校园，至少外观上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的设计灵感得之于“西边远远可见的玉泉山塔”。这位“在那个时代提出中国古典建筑复兴理念的人物”，根据燕园的地形，设计了一条东西轴线和一条南北副轴线。“两条轴线有主有次、阴阳和谐，东西轴线均从建筑物之中穿过，南北次轴线均从建筑物之间穿过。校园内以这两条轴线为中心的众多建筑，大多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形式，风格上典雅而又统一”。

如果说，墨菲的上述努力，还只是体现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将中华文明与现代知识有机结合起来理念；那么，整个校园中心建筑——办公楼（施德楼）的设计，则格外发人深省。

这所建于1926年东西朝向的两层大楼堪称巍峨。她正西朝西，背山面水，十分宏伟。在何晋看来，它比“紫禁城的任何一个殿堂都要高大”，而且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整栋楼建在一个须弥高台之上，而建在高台之上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等级高的重要表现”，恰如故宫的三大殿；其次，这座建筑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建筑或许可不同，她“东西南北四面（都）有门，从门前台阶的形制上看，后门和侧门为‘垂带踏踏’，即台阶两边有垂带石，中间为踏步。而正门（西门）的台阶则采用了台阶的最高形式——一般用于宫殿正门之前的‘御路踏踏’，其标志是台阶中有一块台阶石，又称‘陞石’‘丹陛石’”。

如果不是何著中如此细致的观察与分析，我们大概完全不会注意到建筑师在巧妙使用中国古典建筑形式时，所进行的有意或无意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内在而具革命性的。至少在一个现代建筑师的主观意识中，知识的或真理的殿堂本来就大于并高于皇权的与政治的殿堂？而通向真理之门的才是神圣的“丹陛”，并且，真正的真理殿堂之门也应该朝向四方洞开？

对此，我们当然无须求之过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施德楼的设计和建设者在试图接通古典中国传统的同时，显然并没有完全遵循既有的限制和规定性。何晋兄观察到，施德楼的主体并没有采用最高规格的虎殿式建筑方式，而恰恰采用了次级别的歇山式，采用虎殿式的反而是两翼的耳楼。这种对既有秩序和规矩的“肆意”改变或扬弃，这种主与次之间的移位，墨菲和同伴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吗？更重要的是，多少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燕园走过，我们意识到了吗？当我们充满感情地像胡适之先



张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生那样赞叹这所“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个园子的建筑形式及其精神构成，与传统中国的内在联系究竟是什么？飞檐、斗拱、麒麟、石碑、石舫、品字形院落……乃至基督教教会学校里完全不合乎规范的“（佛）塔”——博雅塔，这些一望而知的中国元素，代表的仅仅是古老的过去吗？还是，所有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被墨菲，被司徒雷登，更被蔡元培、被李大钊……乃至中国与外国的先贤，被兼容并包的格致赋予了新的意义？既是古老的符号乃至图腾，又是一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追求真正深层变化的精神象征？走在燕园，我们能不有所反思，有所追怀，甚至有所反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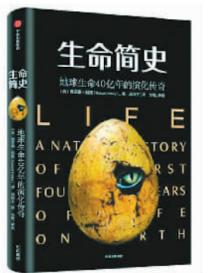
燕园里还有多少这样我们习焉不察的故物与故事？就未名湖吧，这是我们多么熟悉却又多么陌生的所在？如今，这美丽的湖泊，已成为北大的标志。但认真查阅何晋的记述，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仅仅将她视为一处景观，或一个凝固的符号吧？

“未名湖的形成，大概可以追溯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叠山造园大家叶洵规划设计‘自怡园’时”。“乾隆时，未名湖周边一带被赐给了宽臣和坤，成为清代著名园林‘淑春园’，和坤又名之‘十笏园’”，“园中水田凿凿为大小连属的湖泊，挖掘起来的泥土堆筑为湖心的小岛和环湖的冈阜，现在的未名湖，即是保留下来的淑春园中最大的一个湖泊”。

而“未名湖”这个名称，似乎也并不如一般所传闻的来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是当时在燕大任教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给出了这个没有名字的名字：一个最具精神性也最具可塑性的命名。

说起来，全体北大人也许都应该感谢一位名叫约翰·M·翟伯的的化学教授。作为当时校园基建部门的负责人，翟伯教授保留了未名湖不规则的形状。如果按照规划者墨菲原先的设想，为了严整的空间秩序和对称性，这片美丽的水域，不是被无情填埋，就是变成了一个方正的小沟渠。试想，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将是一个怎样“规矩”、无趣而失去创造力的北大？这两件彼此呼应的故事，也许在无声地告诉我们燕园的某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象和品质。也许就精神存在的意义而言，作为知识与真理的圣地，燕园本来就应该应该是无形而又有形，有序而不羁的吧？

读罢何晋兄的新作，我想问他这个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理查德·福提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历史书。“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经过多少代人锲而不舍的野外考察与发现，过去未知的生命之树的大量枝干被一点点挖掘出来，福提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但正如福提给本书起的另一个副标题所言，这是生命“未被授权的传记”。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古脊椎动物学家）